

关联理论视域下《活着》中的反讽翻译

杨海青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活着》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余华以冷静的笔触讲述了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小说主人公福贵的人生和家庭经历者重重苦难，描述了福贵的不幸遭遇和坎坷命运，使读者对于苦难有了更深刻、更具象的感受，小说正是通过反讽等手法实现的这种效果，本文将依据关联理论分析《活着》中的多种反讽翻译。

关键词：反讽；关联理论；译元翻译模式

DOI：10.69979/3029-2700.25.02.062

1 反讽的定义和分类

广义上反讽是指表面文字或行为和实际意图、所指对象之间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既可以是人的叙事话语，行为方式，也可以是一种人生态度和艺术观，从而体现说话者或行动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外在体现之间的反差。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反讽是一种修辞方法，是指通过“说反话”的方式以达到某种特殊表达效果，主张将作品内涵意义以一种更隐含、更智慧的方式表达出来，避免感情的直接输出或流露，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探索，从而获得更深刻的情感力量。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先锋派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擅长以冷静、客观、细腻的笔触描绘人情世态，文字简练而有力量。苦难与荒诞是其永恒的写作主题，擅长通过鞭辟入里的细腻描写和深入剖析，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同时凭借炉火纯青的写作技艺引发读者对人性与生死的深刻思考。汉斯曾说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的作品”。在余华作品《活着》一书中，作者多次运用反讽手法，通过表面的言辞与实际意义之间的悖离，揭示了社会的冷酷和无情，以及人物命运的无奈和苦涩，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2 《活着》中反讽的翻译实践

Mukecke 在《论反讽》一书中把反讽分为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戏剧性反讽三大类。本文将以余华《活着》为例，试论其中的反讽翻译实践。

Gutt 关联翻译理论认为，关联性在译文传达内容以及表达方式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译者既要确保让目的语读者获得必要意义的同时不必花费无谓的努力。而且翻译中应当注意，既要保证原文与译文关联性体现层次的对应，又要保证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在推理过程中达到的关联度大小的对应。所谓关联度的对应是指：原文

读者在推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语境效果与译文读者在推理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语境效果之间的动态。译者应确保，与原文读者理解原文话语意图的推理过程相比，译文读者在理解译文话语意图的推理过程中是否付出了更多或更少的推理努力获得了更多或更少的语境效果，从而导致关联度的大小增加或是减少。

2.1 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指读者透过言语的表面意义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蕴，它的特点是言此意彼，意在言外。言语反讽大致分为以下三种：反语、悖逆语词并置、语境误置。

2.1.1 反语

反语指运用跟本意相反的词语来表达旨意，却含有否定、讽刺以及嘲弄的意味。

原文：老子大小也打过几十次仗了，每次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死也要活着。

译文：I've been in dozens of battles since I was a kid, and each time I say to myself: I've got to live.

在战争中的生死关头，人们通常会说“我要活下来”、“我必须要活下去”，但原作小说中人物老全说的是“老子死也要活着”，“死”与“活着”作为两种极端状态，放在一起，构成搭配冲突，达到反讽效果，突出了老全强烈的生存欲望。白睿文译本将这句话译作“ I've got to live”，舍弃了搭配冲突带来的反讽效果，直接表述了人物对生的渴望，达到了信息意图，但交际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有所缺失。

2.1.2 悖逆语词并置

悖逆语词并置是指作者刻意将一堆意义或者感情色彩相悖的词语放置在一起使用，使语词之间相互干扰、

冲突和融合，借以形成反讽效果，在语言的狂欢中扩大语言的张力，从而给读者以特殊的心理感受和想象空间。

原文：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

译文：It's better to live an ordinary life. If you go on striving for this and that, you'll end up paying with your life. Take me, for instance: The longer I've managed to squeeze by, the more useless I've become, but in the end I've lived a long time.

此处“做人还是平常点好”、“越混越没出息”等略显口语化的表达与“可寿命长”突然正式化的表达，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相悖，语词之间形成强烈冲突。文章字里行间虽表达主人公，希望“平常点好”，但通览全书会发现主人公在破产后仍时刻希望发展壮大家族，重获往日荣光。后一小句“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字面上表达主人公庆幸自己活得久，实际情况是，自己活得久，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活得并不如意。以上多个语词之间冲突、融合，道尽了小说主人公独身一人的极致苦楚，以及奋斗一生仍一事无成的悲哀。

白睿文译本译出了主人公努力生活最终却仍碌碌无为的辛酸，丰富了小说人物形象，此外，译文构造的句式，可以使目的语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出小说主人公一生碌碌无为、穷困潦倒却要苦苦活得那么久的悲哀，译者通过直译体现了原作期望达到的反讽效果。根据关联性理论，白睿文译本使得读者倾向于以最小的推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

2.1.3 语境误置

语境误置指将某一领域、某一特定场合或者某一特定时期的术语、流行用语和话语移植到另一领域、另一场合或者另一时期，误置于另一显然不相符的语境中，语言与语境的错位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反讽效果。

原文：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译文：I gazed at that narrow, twisting trail that led to town and heard the sound of my son running barefoot. The moonlight was shining on the trail, giving the illusion that a layer of salt had been sprinkled along it.

小说主人公福贵静静望着儿子平时经常走的那条小路，却怎么也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细腻地渲染了父亲在生活点滴中感受失去儿子的痛苦。白睿文译

本将原文“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译作“heard the sound of my son running barefoot”改变了原文营造的语境，虽都表达了福贵对逝去儿子的思念之情，但原作营造的否定的情景，所蕴含的感情相对来说更加丰沛，既有思念也有遗憾与无助，译文修改的语境所蕴含的感情相对单薄，读者在其中只能体会到思念之情，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顺从原文语境译作“*I gazed at that narrow, twisting trail that led to town and couldn't hear the sound of my son running barefoot.*”

后半句使用了“月光”的意象。月光这一意象在中国文学中常用来表达思乡之情、描绘浪漫的爱情或寄托高尚的品质，但在本篇小说中月光这一意象不再像往日那般宁静与柔和而是用来表达主人公对逝去儿子思念的苦涩之情。将倾泻的月光比作“盐”，盐作为一种十分日常的载体，在这里用来承载小说人物深刻复杂的情感，这种错位的语境，反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实现了以平静的口吻传达极致苦涩之情的效果。白睿文译本保留了原文意象，选择直译。一般来说由国内外读者均常见的“盐”过渡到“悲伤”并不困难，可以为目的语读者接受，此外，这种处理保留了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保留了读者进一步阐释并从中获得满足的余地。王建国（2004）指出由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存在差异，为了保证译文读者对译文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推理空间等距，有时必须做出可及性调整。此处，白睿文译本中“give the illusion”则起到了很好的暗示作用，原作效果得以在译作中传达出来。

2.2 情景反讽

情景反讽是一种整体性的反讽，不局限于某个词语或者段落，往往聚焦于主题立意和情节结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情景反讽中，往往不包含反讽者，一般只包含受嘲弄者和观察者。情景反讽主要包括语调反讽和视角反讽。

2.2.1 语调反讽

语调反讽指作者采用与主旨内容相悖的写作态度和写作基调，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作者的真实表现意图。

原文：有时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

译文：Sometimes I feel a kind of peace. I took care of the funerals for everyone in my family. I buried them all with my own hands.

原作轻松和释然的口吻却带给读者一种极致的痛苦，将对死亡的无助与绝望透过亲手埋葬家人的完成感传递给读者，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译元翻译模式认为交际的效度重于信度，强调译文读者不必花费太多的推理努力就能获得会话隐含，译出译元的规约意义就能达到较高的效度。此处，白睿文译本在处理这句话时，将“踏实”译作“peace”，保证了效度，还原了小说人物在经历生死戏弄后，内心极度悲伤却平静似水的矛盾状态。此外，译者将“送葬”译作“take care of”也还原了原作想要传达的意旨，即自己亲手处理好了家人的葬礼，也算是一种欣慰，原作效果得以保存。

2.2.2 视角反讽

视角反讽指采取一种与惯常视角相悖的视角进行叙述。

原文：他们脸上的皱纹里积满了阳光和泥土，他们向我微笑时，我看到空洞的嘴里牙齿所剩无几。

译文：The wrinkles on their faces were filled with sunlight and dirt. When they smiled at me, I noticed only a handful of teeth left in their empty mouths.

原作在叙述时先是写“脸上的皱纹里积满了阳光和泥土，他们向我微笑时”给人一种阳光、朴实的感觉，而后面一句，却话锋一转，“空洞的嘴里牙齿所剩无几”又写尽了老人们的衰老与沧桑。这种相悖的视角，先是让读者看到平凡人物较为乐观朴实的一面，让读者处于一种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而后一句话一出带来的落差，让读者瞬间俯视这群孤苦伶仃的老人，引起读者心中对老人的悲悯与同情。白睿文译本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由于国内外读者视角转换差异不大，读者不需要做出太大的认知努力即可获得与原作相似的语境效果。

2.3 戏剧反讽

戏剧反讽指剧情或者情节的反讽，在戏剧或小说中，随着情节的推进，观众或读者对于事件的本末由已经了然于心，而剧中或者小说中的人物却依然蒙在鼓里，任由事件的发展。

原文：我想着我们徐家也算是有一只小鸡了，照我这么干下去，过不了几年小鸡就会变成鹅，徐家总有一

天会重新发起来的。

译文：I thought that the Xu family was once again like a little chicken. If I kept working as I had, within a few years that chicken would become a goose. And one day the Xu family would once again be rich.

家里破产后，福贵及其一家仍对未来抱有期望，觉得仍可以像父辈那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但其实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已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了熟于心，都明白等在徐家前面的只有一个个的苦难。小说中人物天真地、满怀期望地走向苦难，构成反讽。白睿文译本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还原了原作的反讽效果，这种直译，可以让读者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而获得较大的语境效果。

3 结语

根据关联理论，译者在作出语境假设、寻找关联的过程中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和原作者及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相关联。译者有责任使原作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找到最佳关联。根据“关联域”的概念，在翻译过程中，理想的状态是保留原作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当这种状态被打破时，必须根据最佳关联原则作出调整，即交际意图优先于信息意图。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Berry. To Liv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 [2] 余华. 活着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2.
- [3] 王建国. 关联翻译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中国翻译, 2005, (04): 21-26.
- [4] 王树槐. 葛浩文反讽翻译艺术的诗学分析 [J]. 中国翻译, 2021, 42(06): 86-94+192.
- [5] 张春柏. 直接翻译——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J]. 中国翻译, 2003, (04): 17-19.

作者简介：杨海青（2001.08），女，汉族，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研究方向：英语笔译